

呂叔湘先生和《現代漢語規範詞典》

緬懷叔湘老師對辭書事業的貢獻

李行健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1994年呂先生在《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工作會議上講話。右為許嘉璐教授、胡明揚教授。左為李行健教授。（李行健教授提供）

1998年4月19日13時，呂叔湘先生遽然去世，這雖然是早已料想到的事，但總不願它這麼快到來。當天上午，他的精神還較好，突然呼吸困難，終因心力衰竭，搶救無效，溘然長逝，享年九十四歲。

先生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上課時的老師，畢業後我又大多在他直接或間接關懷指導下工作和學習，1984年開始，更直接在他身邊工作。一旦永別，悲痛難言。當我和陳章太、李建國趕到醫院時，大夫正在摘取先生捐獻的角膜。當時先生的遺體尚有餘溫，但卻永遠看不到先生慈祥的笑容，聆聽不到先生諄諄的教誨了！

先生從事語文教學和研究七十餘年，可謂碩果纍纍，蜚聲中外；其教育育人也堪稱桃李滿天下了！每當我緬懷先生的偉大業績時，突出的感受就是他對辭書編纂事業的巨大貢獻。

從五十年代開始，他就擔任了我國當今影響最大的《現代漢語詞典》的主編，由他草擬的編寫條例和設計的整體框架，為保證「現漢」的質量和特色做出了重大貢獻。後來我國兩部劃時代的大型辭書《漢語大詞典》和《漢語大字典》開編時，他又分別擔任了

學術顧問和首席顧問，從籌劃到編纂出書，他都付出了不少心血。他創造性的勞動受到兩部辭書廣大編者的肯定和讚揚。除此之外，呂先生還發表了不少指導辭書編纂的論文。特別是他的《辭書工作的艱苦和愉悅》、《大家來關心新詞新義》，在辭書學界產生過強烈的影響。他還給《漢語成語考釋詞典》、《漢語學習詞典》等寫過序言，這些事迹無不表現出呂先生對辭書事業的關懷和奉獻。就我來說，更親切而深刻的感受是他對《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和《現代漢語規範字典》所傾注的心血。可以說，沒有他的關懷和指導，也就不可能有上述兩本辭書的編纂和出版。

呂先生對「規範詞典」和「規範字典」的關心和參與，首先是出於他對促進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的責任感，對漢語規範工作的使命感。呂先生在漢語規範工作方面的貢獻，是舉世矚目的。從1951年6月6日他同朱德熙發表《語法修辭講話》，到1955年他和羅常培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發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主題報告，直到他主持開始《現代漢語詞典》的編寫，無不體現出他對語文規範問題的熱心和執著。自然，呂先生在這方面還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文章。他兼任過當時主管語文工作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副主任（國家語委前身）和國家語委的顧問。這些事情，大多屬於語文規範的理論研究和知識普及以及制定國家語文規範的方針政策性工作。呂先生認為，要做好語文規範工作，就必須編寫規範性的字典和詞典等工具書。工具書可以把理論知識和規範標準變成具體化的東西，讓使用語言的人摸得著，用得上。所以，他經過深思熟慮，積極支持組織力量編寫《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和《現代漢語規範字典》，對這兩部書的性質、規模和特色都進行過分析研究，並自告奮勇動情地說，可惜我年老了，做不了甚麼具體工作，當個顧問吧！無疑，這對整個編寫組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呂先生對「規範詞典」和「規範字典」的指導，可以說鉅細無遺，有求必應。先生最先不同意「詞典」和「字典」冠以「規範」的修飾語。他認為「典」本身就有規範性，就應該



符合國家有關標準。他在同大家多次議論中，考慮到現行辭書多種多樣，有描寫性的。如新詞新語、方言等類辭書，也有考

1986年呂先生在出席語法研討會，休息時在房間讀書。（李行健教授提供）

釋性的，古今兼收、源流並重的辭書，自然也應有以規範為目的的規範性辭書。在這種背景下，呂先生才同意用上「規範」作定語。既然這樣，呂先生就特別強調一定要突出規範性，要堅決貫徹國家有關部門制定的語文規範，以便國家標準得到落實，促進語文的規範化。與此同時，呂先生強調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敢於創新。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我們從收詞、義項排列、詞性標注、例句選取等方面，都提出了與現行辭書不同的一些做法。呂先生邀請專家進行論證，他聽了大家意見後，也肯定了我們的有關做法。比如義項按詞義發展脈絡排列，這本來是王力幾十年前提出來的希望，我們就想在自己編的詞典中去大膽實踐。呂先生深知當前做好這件事不易，但他還是鼓勵大家去做。他認為萬事起頭難，但「做總比不做好」（見《現代漢語規範字典》序言）。但他同時告誡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不懂不要裝懂，要做老實人，把不懂的地方留給後來者去完成，經過幾代人不懈的努力，終會完善起來的。我們正是按先生的意見去做了，但做得如何，只有請讀者去評論了。呂先生還強調規範辭書，要方便使用語文的人，特別在一些容易出現問題的地方要說清楚。據此，我們在讀者易混易錯的地方都用「提示」的方式，提醒讀者注意。《現代漢語規範字典》出版後，這部分內容最受讀者歡迎，雖然它還存在許多不足。實踐證明，呂先生有關編寫規範詞典的意見，都是難得的真知灼見。我們相信，只要按先生的指導去做，定能編好我們的詞典。

呂先生近幾年身體時常欠安，各種會議和應酬，他一概謝絕，唯有我們的詞典編寫工作開會，只要身體允許，他都出席參加，有時還發表講話。可以說他對規範詞典的編寫，情有獨鍾，每次見面他都會先問編寫工作的情況，他還親自自動員同志來參加編寫工作。他怕自己健康情況變化，所以提早把《現代漢語規範字典》和《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書名題簽好，把先行出版的「字典」的序言寫出來。今年1月，醫院已經通知先生病危，經搶救緩解後，2月1日，我拿着剛到手的《現代漢語規範字典》的樣書去看他，他竟然一口氣把他的序言讀完。反覆看看書的封面後，笑了笑說，「出版了就好」。我們多次勸他休息，他才把書放在自己枕頭旁邊。先生臨到逝世那天，腦子一直都是清楚的，只是沒有力氣說話，處於精力衰竭的狀態，因為很長時期吃不了東西，主要靠輸液維持。我想，他一定還有不少要囑咐我們的話，沒有說出來。

先生離我們去了，我們失去了編纂「詞典」親切而誨人不倦的導師，這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我們只有嚴格按先生生前的有關教導，把詞典編好，不辜負他對「規範詞典」寄予的殷切希望。我永遠不會忘記，先生在看到「規範字典」樣書時的微笑；當我們把「詞典」編好時，先生也一定會在九泉之下微笑的！

叔湘師，您安息吧！